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羌族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1YJA870026

2015 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姚氏羌人文獻搜集與整理”，項目批准號：15SB0246

羌族石刻文獻集成

壹

曾曉梅 吳明冉 / 集釋

巴蜀書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羌族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1YJA870026

2015 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姚氏羌人文獻搜集與整理”，項目批准號：15SB0246

羌族石刻文獻集成

壹

曾曉梅 吳明冉／集釋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羌族石刻文獻集成/曾曉梅,吳明冉集釋. —成都:
巴蜀書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531 - 0749 - 3

I. ①羌… II. ①曾… ②吳… III. ①羌族—石刻—
文獻—彙編—中國 IV. ①K287. 4 ②K877.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89768 號

羌族石刻文獻集成

曾曉梅 吳明冉 集釋

出品人	林建 侯安國
策劃編輯	施維
責任編輯	張照華 肖靜 張亮亮 封龍 趙邦媛 張紅義 張立園
封面設計	周明
出版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址	www.bsbook.com
發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四川省南方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 × 185mm
印張	116.25
字數	2800千
書號	ISBN 978 - 7 - 5531 - 0749 - 3
定價	3000.00元(全4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言

羌族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的古老民族，自從華夏民族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有文字記錄華夏文化以來，羌民族就同其他民族一起創造了偉大而燦爛的中華文化。甲骨文中出現了“羌”字，稱羌民族為“羌方”。從文字上考察，許慎《說文解字》稱：“羌，牧羊人也。”認為羌民族是遊牧民族，但是從字形上看，從“人”，頭上有羊角，其構字理據似乎可以理解為頭戴羊角裝飾的民族，或者是羊圖騰崇拜的民族。至今羌區羌族文化的傳播者“釋比”在舉行法事活動的時候，仍然手敲羊皮鼓，佔羊角卦，頭戴猴頭帽。猴頭帽是“釋比”最神聖的法器之一，傳統的猴頭帽用整張金絲猴皮製成，現在以羊皮代替，這或許就是古代圖騰崇拜理念或者習俗的遺存吧。

古代羌人主要居住在我國西北河湟地區。大約從漢代開始，就有大量羌人向四周遷徙，而又以向南、向東遷徙為主流，因為河湟以東的山西、河湟以南的關隴地區，土地比較肥沃，氣候比較溫潤，文化事業也比較發達，特別是關中地區，又是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更是羌人南遷的首選。兩晉南北朝時期，大量羌人內遷關中，既帶來了羌民族自身優秀的傳統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化習俗，融合於漢民族之中，為漢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又吸收了漢民族的先進生產技術、系統的社會制度、優秀的文化教育、發達的思維理念等，使羌人的社會結構、思想觀念、生產方式、生活習俗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形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且羌人姚萇、姚興經過南北轉戰，東西遷徙，最終在關中建立後秦政權，雖然僅傳三代，至姚泓時，便被東晉劉裕所滅，但是羌人卻在關中扎下根來。以後的一千多年，羌人的發展時起時落。雖然大部分融入漢民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仍有一部分羌人頑強地固守着民族的陣地，保留着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的優秀傳統。在今甘肅、青海，特別是四川茂縣、

汶川、理縣、松潘、北川一帶，仍然定居着大批羌人，茂縣、汶川、理縣、北川羌人聚居區，還是高度自治的羌族自治州縣，分別為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縣，享受着國家優厚的民族政策，與漢民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共同朝着更加美好的未來穩步前進。

客觀地說，這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也有自身的許許多多這樣那樣的遺憾，而最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具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的民族，雖然有自己古老的羌語，卻一直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以党項羌為主體的西夏有西夏文字，屬於西夏學研究範疇，此項目不涉及）。20 世紀 80 年代發起創製的羌族文字，又至今沒有推廣開來。因此，其優秀歷史文化遺存能夠賴以保存下來的，就主要只有以下形式：其一，生產生活工具、手工藝術、禮俗習慣；其二，羌族語言以及依靠其語言一代代口頭傳誦下來的羌族英雄史詩、歷史傳說故事、民間文學等；其三，就是用漢字記錄的羌族歷史文化的各種文獻。

按道理，如果能用漢字把羌族的社會形態、發展歷史、生產生活特性、文學藝術、宗教禮俗等詳細地記錄下來，羌民族的歷史文化還是能夠得以比較完整地保留的，世界上亦有類似的例證。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特別是歷史上形成的尊王攘夷的狹隘傳統觀念，造成了人們的偏見。甲骨文中已有羌人作為祭牲被野蠻殘忍殺戮的記載，先秦典籍中記錄羌人的材料很少很零星，直到司馬遷著《史記》，列《西南夷列傳》，首次在史書中給羌人立傳。《漢書》亦循此例，列《西南夷列傳》。但是皆是合傳，內容也很簡單。范曄《後漢書》單列《西羌傳》，這是羌人首次在史書中獲得專傳，記載相對比較詳細，也靠此傳，羌人的歷史及其發展纔得以比較清晰地顯現。兩《漢書》中還曾提到大量有關羌人的歷史，祇是大多涉及征伐、鎮壓羌人，而且零碎。《晉書》之《載記》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後秦姚萇、姚興、姚泓轉戰遷徙、建立政權以及滅亡的過程，這是很重要的資料，但是內容也比較單一。以後的史書也大多是零星的記載。總體上說，在官家正史中，羌人有記載，但是都不甚詳細，其歷史的整個脈絡、生存狀況、社會形態、宗教民俗等都比較模糊。這種狀況與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的民族是很不相稱的。

二

有一種很值得注意、而長期以來卻被人們忽略的文獻，被曾曉梅同志首次提出，這就是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羌族石刻文獻集成》。應該說，這是值得慶幸、值得表彰

的。這體現了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踏實的科學精神和深厚的文獻素養。從作者提供的材料看，石刻開始於西漢末，以後歷代不衰，直至清代，延及民國，這是很令人鼓舞的。因為石刻（也稱“碑刻”）作為出土文獻，具有不同於傳世文獻的獨特功能，其文獻真實性值得充分肯定；石刻內容複雜多樣，製作特殊，也不同於其他出土文獻，其文獻研究的價值是巨大的，是其他文獻不能代替的。充分利用出土石刻文獻，去印證、發明、彌補、訂正傳世文獻，又利用傳世典籍，用傳統的研究成果，去疏解出土文獻。二者互相補充，互相映襯，互相發現，互相支撐，進而去解決歷史上留下的疑難和困惑，去發現各個研究領域的新問題，這無疑是明智的、科學有效的。新材料帶來新研究，產生新成果，這已經是一再被證明了的客觀事實。

就曾曉梅同志提供的材料而論，《羌族石刻文獻集成》主要有四點價值值得強調。

其一，文獻數量多。全書搜集歷代有原石、拓本或者照相的羌族石刻材料，同時過錄不見實物或拓片而留存於文集或方志中的碑銘材料，其內容都直接記載了羌人或者與羌人密切相關的史實，共搜列了390餘通。其文獻數量是很可觀的。這批材料，有的公佈在各種著作、各類期刊上，在浩如煙海的文獻材料中將羌族石刻篩選出來，本身就是一項很浩繁的工作。更值得讚揚的是，作者還親自到各地訪碑，搜集存藏於各地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尚未公佈的碑拓，還搜集了部分散落民間的流散文物。有一部分甚至是作者親手捶拓的石刻拓片。訪碑的艱辛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也因此對作者嚴謹勤奮、高度負責的科學研究精神而肅然起敬。

其二，文獻反映的內容廣泛。作者著錄的石刻文獻內容真實而豐富。從類型上看，包括墓碑、讚頌碑、祠廟碑、墓誌銘、買地券、造像記、公告碑、契約碑、告示碑、公約碑、宗族譜牒碑等，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羌人組織、社會結構、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遷移、姓氏名號、世系譜牒、風俗習慣、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宗教信仰等廣泛的領域。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很多材料都是其他文獻所沒有記載的，因此顯得特別珍貴。其內容的豐富、廣泛，便為利用羌族石刻從事羌人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廣闊的空間，其研究的前景十分廣闊。

其三，文獻真實性強。傳世典籍一般都曾經過後人的整理，改動在所難免，加上書籍輾轉傳抄、翻刻，或多或少都有所改變，不大可能保持原貌，尤其是文字的改變更大。石刻屬於出土文獻範圍，文字一經上石，本身就不易改動，而大量碑誌在出土之前，深埋地下，更無人篡改，一如地下檔案，而一經出土，便成了最原始的文獻資料，屬於一次性文獻，因此，其真實性特別強。雖然也有翻刻和偽刻，但是好的翻刻一般不怎麼失真，尤其是內容一般不會變動，作為文獻還是可信的。至於偽刻，都經

過本書作者嚴密的考證，予以剔除。其材料的真實可靠，為利用這批文獻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提供了重要的可信性保障。

其四，文獻產生時間、地點可考。本書作者所著錄的羌族石刻，大多有年款，其產生年代一般是明確的，銘文上面一般都明確列出鐫刻的時間。少數石刻自身沒有明確時間，但是可以通過與之同時出土的相關材料的內容、鐫刻工藝和形式風格、文字書體，考察石刻出土的具體環境等，作出比較準確的判斷。還可以在文獻本身的字裏行間，考察其用詞特征等方面，從中找到蛛絲馬迹，進而作出判斷。作者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正是由於《羌族石刻文獻集成》所著錄的羌族石刻產生的時間、地點是明確的，這就為羌族文獻的斷代和分域研究，提供了客觀依據；為考察羌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生存、發展狀況，追尋羌人的分佈狀況和歷史進程，提供了極大便利。就這個意義上說，本書關於羌族石刻文獻的搜集、集錄及研究是其他任何文獻都無法替代的。

三

歷代搜集整理石刻文獻，有不同的形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公佈拓片圖錄。1936年趙萬里《漢魏六朝塚墓遺文圖錄》十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印本），我國第一次大量匯集墓誌拓片，按一定編排思路，經過分類整理、編輯成冊的石刻拓片圖錄匯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我國第一次對石刻進行的大規模搜集整理，是目前最大的一部拓本圖錄匯編。所收石刻上起先秦，下至清代，並延至民國，數量達兩萬餘種，按時代先後排列，分101冊刊出。

其二，編制目錄。如南宋陳思纂輯《寶刻叢編》，收錄秦至五代石刻，著錄石刻目錄，記錄出處、時代、撰書人。據當時所見各種有關石刻書籍，蒐錄古碑，摘錄其目。以地理類著作《元豐九域志》之京、府、州、縣為綱，分地理編排，實開後世地方志中的著錄石刻目錄的先河。南宋曾宏父撰《石刻鋪敘》，從上古至宋代，著錄石刻目錄。這是一部綜合類石刻目錄，沒有一定的體例，也沒有一定收錄標準，只是雜採石刻，編纂成冊。清孫星衍、邢澍的《寰宇訪碑錄》是目前著錄石刻最多的目錄，為按目索碑提供了方便。

其三，目錄加跋尾式。首創於北宋前期的歐陽修，其《集古錄》十卷，是目前所

見最早的跋尾式石刻研究著作。其基本格局是在碑文後面加入跋文，如果沒有過錄碑文，則在碑文標題後面，對該通碑銘的有關信息發表意見，或交代碑石來源，或考證文史，或考釋文字，形式靈活而淆雜。這種形式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直到今天仍有出現。

其四，楷書逐錄碑文。將石質文獻轉變成紙質文獻，對銘文內容的保存有積極意義。司馬遷著《史記》，過錄秦刻石，是過錄碑銘的源頭，宋代以後逐漸增加。其載體形式的變化，完成了石刻文獻的文本著錄。由於金器有時而毀，石刻有時而泐，賴拓本得以保存，而拓本既不易得，不便保存，不易翻檢，更不便於閱讀，對利用、研究石刻文獻仍然隔着一層，因而終賴文獻著錄傳之後世。

其五，楷書錄文加跋尾。宋洪适《隸釋》二十七卷，首創此體。其體例是先釋讀並楷書逐錄；原石有闕泐，若闕一字，則隨文小字雙行注明“闕”，若闕二字以上，則注明“闕幾字”。石刻闕泐而他書有引錄，則據以補出，並注明出處。然後以跋尾形式對碑銘涉及相關文史進行考辨，內容包括石刻原物的具體說明，涉及歷史事實、漢隸文字的考證。性質類似於歐、趙跋尾，而又有所拓展。末尾以雙行小字說明碑別字，是研究碑別字的最早著作。

其六，拓片圖錄加釋文。將圖錄和釋文同時公佈，既為利用石刻拓片提供方便，又便於覈對原文。這是較好的一種碑刻文獻著錄方式，如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文物出版社 1994 年開始分省、分冊陸續出版）。著錄包括說明（以墓誌首題所作的名稱、產生年代、尺寸、形制、紋飾、書體、行數、字數、出土時間、地點、收藏處為對象）、圖版、錄文。

其七，公佈拓片圖錄，楷書錄文，並有考證。既有石刻圖錄，又有錄文，並有具體文史考證，其法甚善。如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 年）、王其禕等《隋代墓誌銘彙考》（綫裝書局 2007 年版）。先出圖錄，後載楷書錄文，並用現代標點，簡介墓誌出土情況、誌石形制尺寸、書體、歷代著錄情況。附錄摘引前人對各墓誌的考證，附考有簡短的編者評語。

其八，於碑石提要、圖錄、錄文、考證之外，增加“校注”一目，應該是對石刻文獻比較科學的整理。如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綫裝書局 2008 年版），先提要介紹碑石的基本情況，然後公佈拓片圖版，楷書隸定錄文，加現代標點，注明拓片來源，最後為較詳細的校注，對歷代石刻錄文多有訂補。

以上各種形式，既反映研究的時代特徵，也表現出人們對石刻文獻整理的觀念和意識，都有用處，而又各有優劣。

与以上各种形式相比較，《羌族石刻文獻集成》的整理科学合理。本文作者對石刻整理，包括了石刻目錄、提要、圖錄、錄文、校注、考證。凡有拓片或原石圖片，均刊佈圖片，並據原刻楷書錄文。少數無拓片的，據前人著錄過錄原文，均注明來源，便於進一步利用和研究。校注廣采諸家之說，對石刻中的生字、難詞、名物典章、史事故實等作注，並對相關人物、事件等史實作彙考，其體例甚善。

特別是注釋和文史考辨，這項工作做好了，對於利用這批成果有莫大的幫助。作者在這方面花了很大功夫。如北魏永安二年《雷漢仁造像記》：“□建左□武（上泐）新封授□廣威（上泐）鼓六角（上泐）東都督諸軍宗海生（下泐）。”作者認為“廣威”下，文字泐，疑是“廣威將軍”，為雜號將軍之一。三國魏始置，北魏沿置。前秦建元四年（368）《廣武將軍□產碑》有“廣威將軍楊參”“廣威將軍楊山多”。“彙考”指出：

該碑為雷氏家族造像碑。雷氏三代任軍政職，為西羌大姓望族。《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脫5人題名，其中同瑋氏2人，一為雷阿迷“妻同瑋王宗”，另一“同瑋龍虎”，在家族中身份不確。據北周天和六年《雷明香造像記》，亦陝西省耀縣出土，有雷明香母家和亡夫同瑋乾熾兩個家族題名。表明北魏至北周，耀縣一帶雷氏與同瑋氏互為婚姻，實行的是族內婚制。

北周建德元年《龔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記》：“生同泡沫，滅若電飛。白日恒昭，夜月長暉。業淺福荷，道勝則肥。百年俄須，營營何希。分財奉寶，散深畷刑。漏以金玉，[餽]以丹青。”《關中石刻文字新編》《金石萃編補遺》於“泡沫”“電飛”“恒”“淺”“俄須”“營營”等字均缺而未釋。釋“則”作“身”，“肥”作“非”，又誤。“彙考”指出：

碑陰題名，造像人可省識者9人。龔氏為主8人，郭氏1人。其中，一龔氏為曠野將軍、殿中司馬，一為縣主簿，謂北周龔氏羌人有較高社會地位。龔，為西羌常見姓氏。前秦至北周碑銘中常見。如前秦建元三年《鄧艾祠堂碑》有軍錄事和戎龔陸道□、軍主簿寧戎龔共永萇、錄事寧戎龔投欽詳等龔者3人。北魏永熙二年《僂蒙□娥合邑字卅一人等造像記》有邑主清信龔姬娥等龔姓4人。北周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像碑》有都唯那龔榮達、邑子龔榮昌等龔姓7人。《閩姓類集僊語》認為龔氏是党項後裔，馬長壽先生據《舊唐書·党項羌》“自周氏滅

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以為不可信^①。其觀點可以採納。

北周保定二年《同瑯延柵等造像碑》，作者指出：

同瑯，一作“同蹄”。《廣武將軍□產碑》題名同蹄者3人。北周保定二年《同瑯延柵等造像碑》題名姓同瑯者達63人，說明是一個以同瑯羌人為核心的聚居點所造佛像。《同瑯氏造像記》題名可識者160餘人，其中姓同瑯者81人，是一通以同瑯羌人為聚落的造像。《漢書·地理志》有銅鞮縣，屬上黨郡。考其得名理據，當是羌人曾東遷至上黨郡銅鞮縣聚居，因以為姓氏。其族源包括滇零羌、參狼羌等。《元和姓纂》：“銅鞮，晉羊舌氏之後。”^②與此不同。《新唐書·孝友傳》載同官縣有同蹄智壽、同蹄智爽兄弟，當是其後裔。清嘉慶《洛川縣志》地名有“同蹄村”^③，《陝西省行政區劃圖》有“上、下桐堤村”，是同蹄羌人留下的歷史遺跡。此碑為“邑子一百人”造像，存可辨題名97人，僅同瑯氏就佔全部題名的65%。加上羌姓荔非、姜氏，以及可能是羌，也可能是氏的楊、梁氏，羌人在造像人數中佔有絕對優勢，遠遠高於漢族人數。同時，冠佛職香火、唯那、典錄、化主、典坐、齋主者23人，其中有明確宗教職位的羌人15人，說明北周時期，羌人已普遍接受佛教思想。而該地是一個以“同瑯”為主體，羌人同族同姓或異姓而居的羌村聚落。題名吐盧、普六茹、析婁等，是北族姓氏，表明北族入關後，逐漸居住於內遷羌人的羌村之中。羌人、北族、漢族雜居，自然促成了各民族的融合。

應該說，這是綜合了各家的優長之處，擇取了各種樣式的優點，經過作者細密的思考而制定的一種體例。這種體例更科學、更系統、更完善，也更有價值。因此本項成果，不僅對於羌族歷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今後整理石刻文獻，也是一個理想的範本，相信此書的體例一定能夠在學界產生重要的影響。

本項成果對羌族漢文石刻進行卓有成效的搜集與整理，形成專書《羌族石刻文獻集成》，其研究成果反映出作者廣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觀察思考能力、廣博的學識

①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7頁。

②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一，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43頁。

③ （清）賈構撰，（清）劉毓秀修：《洛川縣志》卷三，《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47），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頁。

積累和創新性的研究思維。

曾曉梅同志以自己的辛勤工作和聰明智慧，本着對科學研究高度負責的精神，對古羌民族深厚的情感，為我們奉獻了這份具有開創性的、富含學術價值的著作，值得讚揚，值得肯定，值得推薦。

是為序。

毛遠明

2014 年歲末於西南大學

凡 例

一、本書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羌族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1YJA870026）、2015 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姚氏羌人文獻搜集與整理”（項目批准號：15SB0246）。分為“概述”“集釋彙考”“專題研究”“附錄”四個部分。

二、“集釋彙考”部分對每通石刻，按照先圖後文的方式，分為“拓片（或照片）”“說明”“碑（誌）文”“著錄”“注釋”“彙考”六個部分。“說明”對石刻出土時間、地點、遞藏情況、石刻形制、高廣尺寸、書體行款等基本信息作簡明介紹。“碑（誌）文”利用石刻原物或拓片、照片，參以已出版的錄文、題跋等資料，詳細校勘，查漏補闕，辨正失誤。“著錄”主要說明資料來源，注明單位或個人藏拓和照片、圖書和期刊卷次。凡期刊，依次標注篇名、所載刊名、年代（期數）。凡圖書，標注書名和頁碼。分卷（冊）的圖書，以某書卷（冊）X-X，表明卷（冊）數和該卷（冊）頁碼，便於比勘、核對。為節省篇幅，僅標注“卷”字，“冊”字則省減；連續頁碼，亦僅注明起始頁。“注釋”主要從文字、詞彙、典故、事實、姓氏等方面進行釋詁。“彙考”主要考證相關人物、時間、事件或姓氏譜系，力求不枝不蔓，準確簡明。

三、本書收錄已公佈及部分已出土尚未公佈的漢代至民國羌族漢文石刻文獻材料 390 餘通，其中包括四川省汶川、理縣、茂縣、北川等羌區石刻。所錄石刻，對羌族和羌區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歷史和文化有重要影響，並具有較高學術、文獻價值。

四、主要收錄有實物、拓片、照片的石刻銘文，包括碑碣、墓誌、摩崖、造像記等。少數無拓片、照片而存文者，精選底本轉錄原文，並在本碑“著錄”條中說明某書載錄情況。

五、所錄石刻，一律按朝代先後排序。墓誌以葬期為序，無葬期者，以卒年為序。無具體年代者，按考證出的具體時間排序。無法確定的，則置於同時代末。

六、所收石刻均逐錄原文。凡古體字、俗體字、假借字、訛誤字等，均照錄。原

刻中的衍字、脫字、訛字、倒文、重文符號等，亦照錄，不予改正，旨在保存石刻文獻原貌，僅在“注釋”中說明。

七、錄文一律採用現代標點。根據石刻銘文內容，適當分段。凡銘辭一律提行，以便醒目。根據原刻，在每行末尾用“/”標示行次。原石中的空格、空行，除人物名諱空格外，一般不保留。

八、凡石刻殘損泐蝕，無法辨識處，用“□”標識。不能辨識字數多寡者，用“（）”表示，並在圓括號內注明“泐”或“上泐”“下泐”。據上下文義或他書補入的字，加“[]”標明，以備參考。

九、石刻題名，用歷代通行標題，但作適當簡省。凡某人造像、墓誌或碑碣，只冠題名，不書仕履。

目 錄

概 述

一、古羌人石刻產生的歷史描述	(3)
二、羌族石刻的地域分佈	(8)
三、羌族漢文石刻的形制及分類	(13)
四、羌族石刻文獻的內容	(21)
(一) 記事贊頌碑	(21)
(二) 哀誄紀念碑	(24)
(三) 祠廟、寺觀碑	(27)
(四) 題名、題記	(30)
(五) 應用文石刻	(33)
五、羌族石刻研究的現狀	(39)
(一) 已有成果	(39)
(二) 不足	(41)
六、科學整理羌族石刻的思路	(42)
(一) 全面搜集羌族石刻	(42)

(二) 詳細著錄	(43)
(三) 精心校勘、彙考	(43)
七、羌族石刻文獻研究的價值	(44)
結語	(51)

集釋彙考

西 漢

001 西海郡虎符 新莽始建國元年(9)十月二十五日	(55)
002 燕然山銘 永元元年(89)七月	(60)

東 漢

003 劉平國碑 永壽四年(158)八月十二日	(66)
004 景雲碑 熹平二年(173)二月	(69)
005 耿勳碑 熹平三年(174)四月二十日	(76)
006 趙寬墓碑 光和三年(180)十一月十三日	(85)
007 樊敏碑 建安十年(205)三月	(98)

三 國

008 曹真殘碑 魏太和五年(231)三月	(108)
-----------------------------	-------

前 秦

009 鄧艾祠堂碑 建元三年(367)六月	(114)
-----------------------------	-------

010	廣武將軍口產碑 建元四年（368）十月初一	（122）
-----	-----------------------	-------

後 秦

011	呂他墓表 弘始四年（402）十二月二十七日	（134）
012	呂憲墓表 弘始四年（402）十二月二十七日	（137）

西 秦

013	炳靈寺 169 窟建弘題記 建弘元年（420）三月二十四日	（139）
-----	-------------------------------	-------

南 朝・齊

014	釋玄嵩造像記 永明元年（483）七月十五日	（144）
-----	-----------------------	-------

北 魏

015	呂思顏造像碑 太和十年（486）二月初八	（148）
016	暉福寺碑 太和十二年（488）七月初一	（152）
017	姚伯多兄弟造像碑 太和二十年（496）九月初四	（163）
018	楊阿紹造像碑 景明元年（500）八月十八日	（182）
019	楊縵黑造像碑 景明元年（500）八月三十日	（185）
020	馬振拜等造像記 景明四年（503）八月初五	（188）
021	楊大眼造像碑 景明年間（500－503）	（191）
022	山公寺碑頌 正始元年（504）七月十五日	（195）
023	王遇墓誌 正始元年（504）十月二十四日	（208）
024	高思雍造像記 正始元年（504）十一月初四	（213）
025	甕法端造像記 正始三年（506）三月十九日	（216）
026	平涼呂太元造像碑 正始四年（507）三月初一	（219）

- 027 雷花頭造像記 永平三年（510）七月十五日 (221)
- 028 雷天生造像記 永平四年（511）四月初八 (223)
- 029 皇甫麟墓誌 延昌四年（515）四月十八日 (225)
- 030 弥姐馬史造像記 延昌四年（515）八月十一日 (234)
- 031 邑子六十七人造像碑 熙平二年（517）五月二十三日 (237)
- 032 夫蒙文慶造像碑 神龜二年（519）七月十五日 (244)
- 033 晏僧定等六十七人造像碑 神龜三年（520）二月二十三日 (250)
- 034 雍光里邑子造像碑 正光元年（520）正月 (256)
- 035 劉法藏等造像碑 正光二年（521）四月初八 (270)
- 036 荔非天德造像記 正光二年（521） (272)
- 037 王靜墓誌 正光四年（523）三月三十一日 (274)
- 038 仇臣生造像碑 正光五年（524）七月十五日 (280)
- 039 夫蒙氏造像碑 孝昌年間（525 - 527） (284)
- 040 雷漢仁造像記 永安二年（529）十一月初十 (287)
- 041 邑主儁蒙口娥合邑子卅一等造像記 永熙二年（533）五月初八 (291)
- 042 王悅及妻郭氏墓誌 永熙二年（533） (299)
- 043 荔非周歡造像碑 北魏（386 - 534）中期 (305)
- 044 雷樹等五十人造像碑 北魏（386 - 534） (308)
- 045 羅暉造像記（殘） 北魏（386 - 534） (313)
- 046 鉗耳万祖等造像碑 北魏（386 - 534） (314)
- 047 姚尊造像記 北魏（386 - 534） (319)
- 048 荔非屈利等造像碑 北魏末期（505 - 534） (324)

東 魏

- 049 蒙續祖等造像題名 東魏（534 - 550） (327)